

2304

绵阳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委员编

绵阳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9年6月

封面题字:刘天祥

封面设计:萧猷鸿

绵阳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
西南工学院印刷厂 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字数240千字
印数:1—1500册199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绵新出字第4230号

绵阳文史资料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邱文德 刘耀华

主任 向 正

副主任 杨培德 姚 衡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 然 邓宗奇

何志国 李武成

李健中 李基金

周明贤 南治平

曾广栋 蒋宗许

主 编 杨培德

副主编 南治平 周明贤 曾广栋

责任编辑 南治平(兼)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向他的老师张秀熟祝贺百岁诞辰(1993.9.24)



省政协文史委领导在绵阳市政协指导工作(1998.10月)



文史委主任杨培德与射洪籍台湾作家黄辉(左)
交流学术问题(1998.10.17)



邱文德主席在市诗词学会召开的理事会上讲话
(1996.4月)



文史委视察渡假村(1998.11.2)



文史委视察渡假村(1998.11.2)



文史委组织书法家为白马村写对联(1998.11.9)



文史委员何志国向老年书法协会同志介绍博物馆馆藏书画作品

目 录

绵州人物

- 张秀熟传略 杨培德(1)
附:春节感言 张秀熟遗作(56)
一代名医蒲辅周 仇昌仲(61)
公仆李林枝 杨 言(79)

改革潮流

- 包产到户——由穷变富的正确决策 周裕德(93)
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 张全福 张琼会(96)
——平武县同兴公社包产到户回忆

岁月如梭

- 南下干部到彰明 刘世禄 曹汝其(101)
建国初期的绵阳城市建设和管理 税 毅(105)

绵阳县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二、三事

..... 江瑞炯 杨朝俊(111)

建国之初平武县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 萧猷源(116)

回忆解放初期的秀水武工队..... 刘中和 梁存义(124)

32年后偿还的一笔血债..... 王廷云(129)

可堪回首

回顾盐亭“大跃进”..... 梁发章(131)

跃进声中吆麻拐..... 黄宗(136)

睢秀“土火车”修建始末..... 高一旭 曹正安(138)

回忆“文化大革命”一些往事..... 蒋贤富(143)

再忆“文革”..... 陈见昕(148)

人和自然

平武洪灾启示录..... 周晓钟(153)

涪江中坝段治江防洪史话..... 田守尧 曹汝其(165)

知青岁月

插队二则..... 宋祥芝(175)

“通知书”的尴尬..... 赵一安(180)

“肉痹”..... 张华(185)

红卫兵舞蹈..... 苏 慧(187)

企业之星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谌治章(191)

——记三台县四建公司经理陈加章

赵代富和白马工业总公司..... 南治平 刘自力(199)

张勇和大禹野生食品开发公司..... 南治平 刘自力(210)

务实创业的科技带头人方本立..... 萧猷鸿(219)

绵州文苑

回忆我的父亲郭明甫..... 郭蜀娥(231)

文如其人话冷凌..... 陈祖钧(247)

勤作精耕的犍牛..... 邓亚曾(250)

——记民盟盟员、三台文化馆副馆长邱平邦

群众文化园地的耕夫高一旭..... 刘文学(262)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旭 恒(268)

——记青年摄影艺术家李贫的奋斗经历



座落在彭州市丹影山风景区中的张秀熟墓，1995年清明

张秀熟传略

杨培德

涪江从海拔 5588 米的雪宝顶北麓发源，东流 130 公里到了平武县城龙安镇，由涓涓一线变成滔滔大江，它好象特别留恋这里的城廓形胜，特意绕了一个大弯，把县城从西、南、东三面缠住，然后心一横，掉头东去。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公元 1895 年（清光绪 21 年）。9 月 27 日（农历 8 月初 9），在县城南街的张家小院，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取名张从酉，先后用过秀蜀、秀硕等名字，后来改名张秀熟。

张家是一个坐北向南的“袖珍小院”，长方形的天井甚至放不下一张饭桌。从外表看，它与左邻右舍的街坊毫无二致。只有低头走进里间，仔细看看四壁那精雕细刻的木格子窗花，才会感到院子里住的，必是一户素朴而典雅的人家。

张秀熟的父亲名化雨，号润之，1865年11月4日生。早年就读于江油匡山书院，考得清末的一名增生⁽¹⁾，因他排行老二，人们都称“张二贡”。虽有功名，却无实惠。幸而秀才有设馆授徒的资格。因而从20岁开始，即在家乡设私塾，教蒙童。家中薄有田产，每年有600斤租粮的收入，主要依赖四、五十个学生奉敬的束修，即每到端午、中秋和过年，学生要主动孝敬老师200至1000文钱，以此养家糊口。曾应聘于北川县陈家坝一个姓陈的财主家执教，陈家一日三餐以“搅团”相待，成了远近闻名的“陈搅团家”。张老先生对“搅团”甘之若素，执教一年，终不曾有一言相讥。一生执教58年，每年从正月十六到腊月十六，中间未曾一日中断。老人家“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快乐，直到1943年5月3日，78岁高龄的张老先生卧病在床，方才停下教鞭。说：“只要能看到几个学生在而前，我就可以含笑瞑目了”。20天后，老先生溘然长逝。他死得那样安详、平静，县人无不哀而敬之，送上匾额一道，上书“千载人师”四个大字。

在这样一位慈父兼良师的教育熏陶之下，张秀熟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求知心切，好学上进的心性。他四岁开始发蒙读私塾，读了《三字经》、《七言鉴》、《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地球韵言》、《天文地舆歌括》等。九岁上开始读《四书》、《五经》、《春秋左氏传》等。旧学与新知，在少年张秀熟的头脑里急剧扩张起来。许多名篇佳句，经他百遍背诵，都能应对如流。张老先生三十岁上才得这么一个儿子，见他读书用功，将来成才有望，自然欣喜不已，见人总是乐呵呵的。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风雷激荡之中，社会变革的

汹涌浪潮，连这“万山丛里古龙安”⁽²⁾的平武县城，也分明感觉到了。张秀熟的爷爷张世达，号明斋，清咸丰年间由遂宁安居做生意来到平武，做过学徒，经营小商，结识了不少挖金的，割漆的，抬滑竿的，吆骡子的。一见面，摆的都是这里那里的新鲜事。童年的张秀熟爱热闹，常常尖起耳朵听。从大人的口中，他知道了有个孙中山，正在到处闹革命，绵阳有个李实，就是他的人，敢在江油造反；又听说三台出过一个“徐机匠”，盐亭也出过一个达兴武，都敢造皇帝的反。最了不起的还是本府（龙安）江油县高等小学堂出了一个国文教员凌阅，自称“大汉排满光复军总司令”，写了一篇《讨清檄文》，要大家都起来反对大清国。他还在隔壁邻舍听到李木匠摆龙门阵，说：他们俩娘母（指慈禧和光绪）都呜呼了，新皇帝还是抱起登基的，叫“掀桶”（宣统）。猪肥了才掀桶。看嘛，还能管多久？张秀熟常和小伙伴跑到街对面福音堂的坝坝里玩“老鹰叼小鸡”，一个当“老鹰”，一个当“鸡婆”，其余的都在“鸡婆”背后当“小鸡”，拉住衣角牵起一长串，边玩边唱：“光绪三十三，皇帝败江山；光绪三十三，皇帝败江山……”他听妈妈说《反五关》里那个殷纣王就是皇帝，才晓得皇帝坏。所以，当1905年4月3日，写《革命军》的邹容死在上海监狱，消息传到平武时，才9岁的张秀熟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很悲愤，于是大家相邀一路，跑到报恩寺，冲上大雄宝殿，把那个“当今皇帝万万岁”的红底金字牌位，用木炭抹黑。大家边抹边喊：“我叫你‘万万岁’，我叫你‘万万岁’”，“去你妈的‘万万岁’哟！”俗话说，“山高皇帝远”。那个牌位在报恩寺里供了400多年，成为明清两代十多个皇帝的化身。人们从来都只敢对它磕头下跪，现在竟被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娃娃抹得乌漆墨黑，心里头好痛快啊。所以当他们跑出报恩寺大门的时候，一个个兴奋得又蹦又跳，都认为这下子为那位邹容大哥哥报了仇。

1908年，13岁的张秀熟进了当年开办的平武县高等小学堂。学堂开设体育课，每周都有3、4节，主要是做体操。有兵式体操、

徒手体操、器械体操，每天早上还学打拳。第二年省里来了位督学程芝轩，日本宏文师范毕业的，短发、短装，在通兴穿长衫子的师生中很显眼，大家都感到很新奇。他来了就提出开“运动会”，又亲自教大家唱《运动会会歌》。张秀熟对那首歌很感兴趣，一直把它记在心里：“浅草色而青，操场地而平，万国国旗高高擎。天空云而净，扑面风而清，今天天气分外明。奖赏品而列，来宾席而陈，满园儿童甚欢心。排来队而整，穿来衣而新，运动大会有精神”。

1912年，中国的历史翻到了民国第一页。这时皇帝已经退位，男人们头上再也不必吊起那条讨厌的“猪尾巴”了。春节一过，十七岁的张秀熟一身轻装，沿涪江东下，他要到江油县城武都镇去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一出龙安城，便是崎岖不平的沿江小路。涪江一连绕了三个大湾：东皋湾，长河湾，车家湾。当地俗话说：“三湾三十里，两头送给你”。脚下的小路，一会儿贴着江边，一会儿绕上山腰。爬坡爬得人一身大汗，可好不容易爬上垭口，马上又要下到江边。下坡时身子稳不住，必须一溜小跑，跑得两腿直打闪闪，可就在这条路上，来往的行人牵起线。阔一些的，可以坐滑竿，骑马，但更多的人是背背子，挑挑子，赶骡子，匆匆忙忙，来来往往。时间已到中午，走得人又渴又饿，才到古城。古城之所以“古”，是因为早在2200年（公元201年）前它就是一个县城了。不过那时不叫县，叫道，名“刚氏道”，是氏人居住的地方，汉时为区分夷、汉，所以称道不称县。

古城只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半分钟就走出头了。张秀熟他们在这儿吃了饭，喝了水，又往东走，晚上歇在白草。白草虽然比古城更狭小，但因上距平武有一天路程，下距江油有两天的路程。无论上下，这里都是一个么店子。么店子除备有茶饭而外，烟灯烟枪更不可少。

民国初年的平武县，境内已广种大烟（罂粟）。每年烟花盛开的时节，朝涪江两岸一眼望去，真是繁花似锦，五彩缤纷。老百姓

自种、自采、自加工、自吸食、自销售。除了学生、少数新派人物和爱钱如命的商人外，烧烟成为一种时尚。俗话说：“一世为官九世仙，修来十世烧大烟”。沿途所有的场镇上，烟膏店一家挨一家，过往客商歇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过烟瘾”。店里烟盘、烟灯、烟枪、烟膏一应俱全，还有专门的“枪手”侍候。客人可以一气呵足，起身就走；也可以自在逍遥，吸出各种花样，如“风搅雪”、“牛打滚”、“娘送女”、“吞枯灰”等。一时街坊上下，芳气袭人。一些穷愁潦倒的“烟灰”没钱过瘾，就趁机站在门外闻香解瘾。张秀熟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种种不良嗜好一概不沾，独自一人早早睡去，以便第二天赶路。

第二天过江油关(今南坝镇)，经过李白读书台下时，顺便看了一下叮当泉。泉水从古树脚下的石缝中滴下，叮当有声，岩壁上刻了一首诗，正是李白的《赠江油尉》：

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
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
日斜孤吏过，展卷乱峰青。
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

读罢，张秀熟遥望四周，但见群山簇簇，白云飘飘，再对照一下诗中的“岚光”、“溪云”、“乱峰”，感到意境与实境是如此的吻合，真是传神之笔呀！他记起六岁那年背诵李白的《静夜思》时，父亲就一再叮咛：“记到起，李白就是我们龙安府彰明县的人。”五年前他也曾到这里来过一次，但印象不如这次深刻，大约是这一次他和李白的经历有些相似，虽不是“仗剑去国”，也算得“辞亲远游”了。

从江油关向东，道路更加艰险。这里已经是阴平古道上最著名的一段“左担道”。这个名字意在提醒行人：担子只能挑在左肩上走，因为路面狭窄崎岖，右贴绝壁，左临深渊，若把行李换到右肩

上,很可能撞上石壁,被连人带物推下涪江。张秀熟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直到天黑才赶拢煊铁沟,这是又一个么店子。

第三天继续东行,道路稍好一点,但经过倒马坎一段时,心中不由紧张起来。这一带道路险恶,连马都走不稳,才有“倒马坎”之名。他对这到不在乎,主要的是这里为平武、江油县两交界处,常有“棒老二”⁽³⁾抢人。他们把人一阵用石块乱棒打死,丢进乱石窟中,连尸首也难找到。不过他们一般只抢有钱的人,对学生很少下手。黄昏时分,绕过一个山嘴,两岸的山头全变矮了,眼前突然出现一大片房子,武都到了。

张秀熟赶忙找到一家客店住下。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匆匆忙忙赶往龙郡中学。最先见到的人,就是中学的教务长王右木先生。王先生听说是平武“张二贡爷”的公子,满心欢喜。因为王右木的大哥王初龄与张秀熟的父亲张化雨、伯父张化鹏(号子翼)曾在匡山书院同过学,两家早有交往。王先生当即给张秀熟出了一道国文题和一道数学题,叫他就在教室里写答卷。张秀熟写好答卷交上去,不到一小时就挂牌录取了。于是他转身回旅店,把行李搬到学校。王右木派人把张秀熟引到龙王庙新生宿舍住下。他原以为报考龙郡中学很麻烦,没想到从考试到录取入学,不到半天就办好了,这样快速的办事效率,给张秀熟留下了一辈子难忘的映象。

张秀熟在龙郡中学只读了一年就离开了。因为龙郡中学他最熟悉的王右木老师已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复课。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二月间,秀熟的堂兄张从庚(大伯张化鹏之子)要到成都报考绅班法政学堂,秀熟也想在成都读书,于是庚哥、酉弟二人同行到了成都。秀熟插班在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就读,这样堂兄弟二人也好有个关照。共和大学的教师全是同盟会员,成了国民党人的重要据点。教务长潘大道很快就介绍秀熟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各种活动。不想到了九月间,民国反袁斗争(即“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